

★ ★ ★
超值金版

29.00
★ ★ ★

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江小沫◎编译

白痴

The Idiot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江小沫◎编译

白痴

The Idio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痴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江小涑编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04-3502-7

I. ①白… II. ①陀… ②江…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724 号

425752

白 痴

作 者: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责任编辑: 赵 涛 任延军

排版设计: 丁 娟 刘 伟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526千字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502-7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白痴”者高贵的圣徒精神，不但是高尚者的通行证，而且是整个社会乃至人类的通行证！

CONTENTS · 目录

第一卷	主人归来，进入上流社会	1
第二卷	继承遗产，感情纠纷不断	136
第三卷	与爱有关，矛盾冲突升级	246
第四卷	悬疑难解，风波连绵不断	343

第一卷 主人归来，进入上流社会

《《第一章 火车上巧遇

在将近十一月底，天气已经逐渐变冷，但还有些温暖的气息。上午九点钟左右，在华沙到彼得堡长长的铁路上，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驶进了彼得堡。有浓雾的天气是很潮湿的，天好不容易才有点亮了的迹象。从窗口向外望去，只见铁路的两侧十步左右的地方，十分朦胧，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旅客中国内乘客较多，当然也有从国外回来的人。三等车厢里的人是最多的，乘客大都是从附近的地方出来做生意或办事的平民百姓，很明显大家都累了，由于整夜没有休息好，每个人看上去都觉得疲惫不堪，没有精气神儿，寒气逼人，似乎每个人都冻僵了。一张张惨白的面容微泛着枯黄，就如浓云惨雾一般毫无生气。

在火车的一节三等车厢里挤满了乘客，在紧靠车窗的位置，有两个年轻的男子从天微亮的时候，就这样一直面对面地坐着。他们的穿着不是特别的讲究，也没什么行李，但两位男子英俊的长相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最终，两个人又有了相互交谈的想法。假如他们认识并且知道彼此在此刻什么地方特别引人注意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对在华沙驶向彼得堡的列车的三等车厢内彼此对坐的奇遇缘分感到惊讶。

他们的其中一个，个子不是很高，年龄在二十七岁左右，他的头发是卷曲的，看上去是黑色的，一双灰色的虽然小但是很有神的眼睛不时地眯一下，他的鼻子宽大又略有些扁，脸上的颧骨高高的。薄薄的两片嘴唇，经常露出一种厚颜无耻的、嘲讽的甚至尖酸刻薄的邪恶微笑，他虽然尖嘴猴腮，但是他的额头高高的，天庭饱满，样子看起来很漂亮，还是弥补了他的缺陷。虽然他身体相当的强壮，但他的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死人般的惨白，这使他的脸上呈现出那种疲惫不堪的神情，还有在他的脸上表现的那种狂热的表情和他那厚颜无耻、邪恶的微笑以及犀利、自命不凡的目光十分不协调。他身上穿着宽大的黑色面料的羔羊皮袄，看上去很暖和，所以看起来晚上应该没有被寒冷的空气威胁到。

而紧挨着他坐的邻座很明显不适应俄罗斯十一月份的潮湿又寒冷的气候，所以身体

颤颤巍巍，使他不得不饱受寒冷的袭击。他穿着一件厚厚的无袖斗篷，还戴了一顶大大的风帽。和那些在瑞典或者意大利北部冬天时人们常常穿的那种斗篷一模一样，当然他们使用斗篷，并非想要长途跋涉到这样遥远的地方：从艾德库宁开始，一直到彼得堡。因为斗篷在意大利是经常使用而且很令人满意的东西，但是这种打扮在俄罗斯就显得不伦不类了。这个穿着斗篷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上去也只有二十六七岁，他略微偏高的个子，头发很浓密而且颜色浅浅的。几乎是全白的楔形胡须在他略有凹陷的两颊稀疏地长着。他那大大的而且有神的蓝眼睛特别专注，但目光中却散发着那种看似平和却很沉重的神情，而且充满了很怪异的表情，这让旁人一看便知晓是癫痫病患者。但是，这个年轻人清瘦而秀气的面庞却是很讨人喜欢的，就是因为寒冷的气候把这帅气的脸冻得没有一点血色，甚至都要冻得发青了。他的所有行装大概就仅仅是在他的手中晃动的那个用已经掉颜色的花布包裹起来的小包袱。他的脚上穿着一双很厚重且带着鞋罩的鞋。他身上所有的装束都不是俄罗斯的风格。身旁那个穿着羔羊皮袄有着一头黑色头发的年轻人，一直注视着这一切，再加上自己实在无聊，所以以一种不太礼貌而且带着一种嘲笑的语气问道：

“冷吗？”

随即他还耸了耸肩膀。当有人陷入窘境时，就会有人故意用这种懒散的、没有礼貌的嘲笑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

“很冷，”对方倒是很乐意地回答说，“但是您看啊，这仅仅是刚开始寒冷的日子，这要是到了特别严寒的时候，真的不敢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这儿的十一月份竟会是如此的寒冷，我还真是有点不太适应这样的气候。”

“莫非您是从国外归来的，对吗？”

“对，我一直在瑞士。”

“哦！难怪您会不适应……”

黑头发的年轻人随即吹了一声口哨，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这个穿着瑞士风格斗篷的浅发青年，对黑发男子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给予了热情的回答。他一点都没有介意男子提出的问题有多么随便、多么唐突、不礼貌和无聊。从他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已经出国很长时间了，他是因为治疗他自己的病才去国外的，已经在外边四年多了。他得的病是那种很奇怪的病，一种类似癫痫或舞蹈病的那种神经上的毛病，发病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浑身哆嗦和痉挛，有时还会抽风。黑皮肤的那个年轻人一边听他诉说着，一边又不停地发出笑声。当黑脸人问道：“那现在治好了吗？”而当浅发男子回答“没有，没治好”的时候，他更是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哎哟！那您一定白白地花费了不少钱吧！但是，我们这里的人就是很相信国外的治疗水平。”黑脸男子带着一脸的讽刺说道。

“这个，倒是真的。”在旁边坐着的中年男子似乎也很无聊便插话进来。这位先生从

外表看起来特别窘迫，似乎是一个多年都没有提升机会的小公务员，看上去，他怎么也得有四十岁左右，身体很健壮，冻红的鼻子，粉刺布满了他的整张脸。“千真万确，他们就是这样白白地赚取俄国的金银珠宝的。”

“噢，你们把我的事情想错了，”这位刚从瑞士就医回来的病人，用低微的、息事宁人的声音说着，“当然，我并不是在争辩着什么，因为我不了解全部情况，但是给我医治的医生却倾其自己的所有，资助我回国的路费，并且在国外时，几乎有两年的时间靠他来救济我。”

“怎么，没有人给您付医药费吗？”黑脸男子问。

“是的，原先是帕夫利谢先生在瑞士接济我，可是他在两年前去世了，然后就靠我的医生救济，但我不能总依靠医生啊。后来我便给这里的远房亲戚——叶潘钦将军夫人写信请求帮助，但是我却没有收到她的回应，因此，我就这样回国了。”

“那您现在回国要去哪里呢？”

“您是问我住的地方吗？呃……这个，我还没考虑，不知道住哪儿，真的……就是这样……”

“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好吗？”

两位听众听后又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全部家当不会真的就仅仅是这个小包裹吧？”黑脸男子问。

“我可以打赌肯定是这样的，”红鼻子公务员特别得意地应和着这黑脸男子，“车厢内没有您任何别的行李，我不是说您穷是有罪的，但是这点还是不得不提出的。”

原本真的就是这样的。浅发年轻人随即异常急促地也承认了这一点。

“但是您的包裹总是会有用的时候，”当二人又得意地笑了起来（最值得注意的是包裹，浅发男子本人一边看着他们，一边也不由地笑了起来，看到浅发男子这样，使得他们更加得意地笑了），红鼻子公务员接着说，“我也敢确信地打赌，这个包裹里一定没有拿破仑金币和特烈金币，甚至是连一枚外国的金币都没有，知道我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吗？根据您那厚底鞋上蒙着的那个鞋罩就完全可以断定这一点，但是……如果您的身边要是真的有像叶潘钦将军夫人这么一位所谓的女亲戚的话，那么这个包裹也就会具有另一种意义了，但是当然，这种情况只有在叶潘钦将军夫人真的是您亲戚才会发生。那您不会是因为自己疏忽弄错了吧……这是可以原谅的，人在某种情况下很容易犯这种错误，哪怕是……由于您特别想要而产生的想象。”

“您又判断对了，”浅色头发的年轻人应和着说，“我可能真的弄错了，也可以这么说，由于我们的关系太远了，她几乎都算不上是我的亲戚，也应该因为这样，所以她没有给我回信，但是对于她没有回信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真的，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只不过还抱着一丝希望。”

“哦，那您岂不是白白浪费了邮资，嗯……但是我觉得至少您是忠厚老实的，这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嗯……我们都知道叶潘钦将军，就是因为他是社会名流；还有您说在

瑞士接济您的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也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如果他说的是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因为帕夫利谢夫家就有两位堂兄弟，而且另一位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那位已故的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倒是一位很可敬的人，与显贵们交往甚密，当年曾拥有四千农奴……”

“嗯，您说得很对，他正是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回答完后，年轻人专注而又好奇地对这位无所不知的先生打量了一番。

像这种无所不知的先生在一定的社会阶层有时候是可以经常遇见的。他们消息灵通，无所不知。他们把自己身上所有发热的智慧、能力以及他们的好奇心都用在了了解别人全部内情这方面上了。当代思想家也许会说，他们之所以关注于这方面的事物，当然因为他们缺少比较重要的生活兴趣和生活目标。但是，“什么都知道”这句话所指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谁在哪个地方上班，都认识谁，有多少钱财，在哪里当过省长，妻子是谁，有多少陪嫁，堂兄弟、表兄弟是谁等等，类似这样的情况他们无所不知。这些无所不知的先生中的大部分人每个月仅仅拿着十七卢布^①的工资，甚至还穿着肘部都被磨破的衣服。他们对之知根知底的人，当然也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兴趣驱使着他们如此费尽心思地做这些。在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很热衷于他们的职业，而且以学会这种和别的科学一样的知识而使他们感到骄傲，大概也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来弥补自己内心的虚荣，甚至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从另一层面说，其实这门科学也充满着诱人的气息，我看到过从这门科学中来寻求自我安慰和寻求安宁目的的学者、作家、诗人或者政治活动家，更有甚者，想要凭借这些就在仕途上取得功名的以及提高社会地位的。在红鼻子男子和浅发男子交谈的过程中，黑脸男子似乎有些疲惫，打着哈欠，时不时地还漫无目的地望向窗外，甚至有些非常的心不在焉，想要迫切地结束这段旅程。他的这种烦躁焦虑的感觉有点令人奇怪：有时听了又好像没听似的，有时看了又像没看似的，有时候他莫名其妙地笑了，又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先生，您贵姓？”脸上布满粉刺的红鼻子男子突然问仅仅拿着一个小包裹的浅发男子。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浅发男子没有做任何考虑地立刻回答道。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个我怎么不知道，甚至我都没有听说过，”小公务员想了想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指您的姓名，我知道这个姓名在历史上就有了，就算是在卡拉姆辛写的历史书里面也可以找到。但我说的是人，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无论是在哪儿都无法遇到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了，甚至一点音讯都没有了。”

“哦，这个还用说！”梅什金公爵随即回答道，“现在除了我是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根本就没有别的人了。依我看，我可能是最后一个。至于我父亲以上的祖祖辈辈们，他

^① 俄罗斯的本位货币单位。辅币是戈比。

们几乎都是独门独户的小地主，但我的父亲是陆军校尉。而叶潘钦夫人，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是梅什金公爵的女儿。似乎她也是自己那一族的最后一个人了……”

“哈——哈——哈！都是自己族的最后一个人了？哈——哈！您可以反过来这么说，通常拥有农奴的小地主都是一院一户。”公务员笑嘻嘻地说。

黑脸男子也突然冷笑了一下。浅发男子对于他竟然可以把一语双关运用得这么好，表示非常的惊讶。

“您要知道我说这话是无心的，不假思考就回答了。”在惊讶的同时，他也解释道。

“嗯，这个可以明白，可以明白。”小公务员兴奋地连声说道。

“梅什金公爵，在国外时，您应该在教授那里学过什么科学吧？”黑脸男子突然问道。

“对的……我是学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什么科学。”

“可是我也随便学了一些，”公爵连忙补充说，应该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而表示抱歉，“因为我的这种奇怪的病，所以不主张我进行系统上的学习，我也没有精力那么系统全面地学习，所以仅仅了解一点。”

“那您认识罗戈任家吗？”黑脸男子迅速地問道。

“不，不认识，完全不认识。我在俄罗斯熟识的人很少。难道您就是罗戈任？”

“是的，鄙人就是罗戈任，我叫帕尔芬。”

“帕尔芬？这不就是那一家罗戈任……”小公务员特别骄傲地说。

“是的，就是这家，就是那家，”黑脸男子以一种不礼貌的形式急迫地打断了小公务员的话。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只对梅什金公爵一个人说话，是小公务员自己插话进来，而且他也没有对小公务员说一句话。

“是吗？怎么会是这样呢？”小公务员有些惊住了，几乎要把眼珠子瞪出来了。一种溜须、谄媚的令人作呕的表情立刻布满了他的整张脸，甚至还是诚惶诚恐的神情。“您就是那个一个月前才去世、世袭荣誉公民、留下大约两百五十万的家产的谢苗·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的少爷吗？”

“您这是从哪打听到他留下两百五十万财产的，怎么知道这么具体？”黑脸男子果断地打断了他的问道，这次，他不屑地连看都没看小公务员一眼。“您瞧，”他朝公爵眨了眨眼道，意思是在说小公务员，“他们这种人就会想到自己得到好处，知道我是谢苗·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的公子，他们马上就像走狗似的一个劲地贴上来。我父亲去世了，这倒是真的，已经去世一个月了，可是我现在连靴子都没有，就从普斯科夫被赶了出来。无论是我那混账哥哥还是我的母亲，既不给我寄钱，也不寄任何消息……什么都不寄，就像对待一条狗一样！我在普斯科夫得了热病，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没有他们一点消息……”

“天哪，可是您现在最少也能得到一百多万的遗产啊，这是最起码的。”小公务员兴

奋地说道。

“您倒是说说看，我得到多少财产和他有什么关系呢！”罗戈任气愤地又朝他点了一下头，“无论现在做什么，怎么阿谀奉承我，我也不会给您一戈比。”

“可是我还是愿意做，愿意为您效劳。”

“去您的，就算您为我跳一星期的奉承的舞蹈，我都不会给您，一点都不会给您。”

“这话说的，我不用您给我，不用给，我就应该这样做的，我愿意为您这样做。就算要我抛弃妻子，我也愿意为您跳舞，无论怎么样，还是要在您面前跳舞，我的目的就是让您满意，让您快乐！”

“呸，给我滚远点！”黑脸男子随口骂了一下，“五个星期前，我也跟您一样。”随后他对公爵说：“就带着一个小包裹离开父亲去普斯科夫的姑妈家，就是在那里我得了热病，倒下了。而我的父亲却没有等到我回来就去世了，突然中风，暴病而亡，愿死者千古。想当初，他差一点没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我敢发誓，当初，要不是我跑得快，他准会把我活活打死。”

“您一定什么事惹他生气了吧？”公爵问。其实他怀着一种特别的好奇心对这个穿皮袄的百万富翁进行打量，虽然在百万富翁身上和得到遗产这件事确实有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但是令公爵好奇和产生兴趣的是因为别的地方。还有，就连罗戈任本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特别愿意和公爵进行交谈，虽然他需要找人交谈，但是这种感觉似乎是无意识比精神上的需求要多得多，又好像是漫不经心多于心地忠厚，还是出于心神不定，惊恐不安。交谈就是两人对望着，随便地说些什么。好像直到现在他仍患着热病。

再说说那小公务员，他连气都不敢多喘一下，还死皮赖脸地缠着罗戈任。他很细心地留意和琢磨着罗戈任说的每一句话，就像可以在谈话中找到宝藏一样。

“我是发了脾气，但是也许，我本就该这样做，”罗戈任答道，“其实我那哥哥害得我最深，至于我的老母亲年纪也大了，也没什么说的，天天也就是看看日课经文月书，时常还和那些老太太们坐着一一起聊聊天。谢恩卡哥哥怎么决定就是什么，他说了算，可是父亲的事为什么就不让我早点知道呢？虽然那时候我神志不清，但是我还是什么都明白的，这是真的。我还听说，他也发过电报，不是给我，是给在那里寡居三十年的姑妈。姑妈整日整夜地和那些装疯卖傻的修士在一起，可是她又不是真正的修女，但却比修女更加修女。哥哥发的这个电报可把她吓坏了，她连拆都不敢拆，直接送到公安局去了，我估计现在电报还应该在那儿呢。只有科涅夫·瓦西利·瓦西利耶维奇肯帮我，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据说，在夜里，哥哥偷偷把铸金的流苏从盖在灵柩的锦缎上剪了下来，说这东西很值钱。光凭这一点，如果我想除掉他的话，只要我想得到财产，他就可能被发配西伯利亚^①了，他的这种做法可是亵渎神圣的。喂，您这个家伙，我问您话呢！”他问小公务员，“按照国家法律，这是不是就算亵渎神圣？”

^① 是俄罗斯境内北亚地区的一片广阔地带。

“亵渎神圣！亵渎神圣！”小公务员赶忙连声应和道。

“这样可以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流放吗？”

“发配西伯利亚，发配西伯利亚！立刻发配去西伯利亚！”

“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我在生病，什么都不知道呢，”罗戈任继续对公爵说，“而我真的就是带着没有治好的病什么都没说，就偷偷坐上火车回来了。我知道哥哥一定在已经去世的父亲面前说了我很多的坏话。但我当时确实是因为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惹恼了父亲，这是我的过错，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可以承担。”

“因为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小公务员讨好地说，他似乎又在思考着什么美差事。

“这个您是不可能知道的！”罗戈任极其烦躁地冲他喊了一下。

“但是我真的知道！”小公务员用非常肯定的口气说道。

“看看您厚颜无耻的样子！叫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的人那么多，您全部都知道吗？我说您呀，是个多么令人作呕的家伙！呵！我早知道，我说了这些后，一定马上会有这样的家伙死缠烂打地缠住您！”他接着对公爵说，毫不理会那个小公务员。

“可是，如果我真的知道呢。”小公务员连忙解释说，“我是无所不知的列别杰夫！至于阁下您，可以责备我的鲁莽。但是我一定要证明我说的都是正确的。确实是有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这个人的。您的父亲就是因为她还曾用英莲木拐杖来呵斥过您呢。而那个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她姓巴拉什科娃，算起来也是名门淑女、大家闺秀，也是公爵小姐之类的。但她的相好是托茨基，名字叫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她仅仅和他交往，那个人据说是地主和资本家，是很多企业和社团的股东类的重要人物，因此他和叶潘钦将军还有一段很深的交情……”

“还是小瞧您了，原来您还是有那么点能耐啊。”罗戈任终于开始觉得惊讶了，这个还真不是普通阿谀奉承的人，“呸，真是撞见鬼，还真的是什么都知道啊！”

“哪有我不知道的啊！列别杰夫可是无所不知啊！阁下，有两个月的时间我还和利哈乔夫·阿列克萨什卡一起游玩了的，也是在他家老爷过世。没有我列别杰夫不知道的角落和小巷。那时候，没有我，他过得十分困难，他因为债务而进了监狱，而我就在那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结识了阿尔曼斯、科拉利娅、帕茨卡娅公爵夫人和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从他们那里，我就有机会知道了更多的事。”

“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难道她跟利哈乔夫……”罗戈任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连嘴唇都被气白了，身体都有些抖了。

“没——没什么的！确实没什么！”小公务员似乎明白了什么，于是慌忙地连声解释说，“我是这个意思，就算利哈乔夫有再多的钱，最终也没有得到她！他可不是阿尔曼斯那样的女人，她的心里只有托茨基。晚上在大剧院或者法兰西剧院时，她就自己一个人独自坐着，若有所思的样子。您还不知道吗？那里的军官们每天就知道说别人的闲话，可是他们却说不出她有什么闲话。顶多也就是说：‘瞧，据说，这就是那个纳斯塔

西娅·费利帕夫那。’如此而已，就算是还想要说，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因此可以断定，是没有什么事的。”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罗戈任紧锁着眉头，忧郁地用肯定的语气说道，“扎廖热夫那时候也是这样对我的。公爵，我第一次见她还是那次我穿着父亲那只穿了三天的腰部打结的大衣过涅瓦大街时，那个时候她正从商店出来，坐上了等她的马车。当时我就像被电了一样，浑身麻酥酥的。我经常可以看到扎廖热夫，我俩的打扮截然不同，他就像个理发店的伙计一样，眼睛上还架着一副文绉绉的眼镜。我呢，在家里穿的是抹了油的皮靴，喝的是素汤。”

“扎廖热夫告诉我，她是位公爵小姐，她叫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姓巴拉什科娃，她和托茨基住在一起，而托茨基现在想摆脱她却不知道怎么摆脱她。也就是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他想要娶一位艳冠群芳的彼得堡的绝色美女为妻。扎廖热夫当时就鼓励我说，今天如果您想见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您可以去大剧院等她，她将坐在第一层厢座，自己一个人看芭蕾。可是如果被我家里知道我去看芭蕾，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都会因此被父亲打死！可是我却偷偷去了一个小时，再一次看见了我心中的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海里都是她的身影，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晨，父亲给了我两张五厘的债券，每张五千卢布。他让我把它们卖掉，之后赚的七千五百卢布拿到安德列耶夫事务所去付清了，然后回来，我等您把一万剩下的数拿来交给我。鬼使神差的我卖了债券，拿了钱，但是我没有去安德列耶夫事务所，什么都不想，直接去了一家英国商店，用所有的钱为我心中的女神挑了一副耳坠，钻石在耳坠上是那么的刺眼，几乎和核桃一样大了，我的钱不够还欠了商店四百卢布，我讲出了父亲的姓名，他们相信了，就记下了账。我拿着耳坠去找扎廖热夫，说，‘走吧，哥们，我们这就去找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我们拔腿就走，当时由于太激动了，以至于我脚下是什么，旁边是什么，我一概都不知道，也不记得了。我们径直走进她的客厅，她亲自出来见我们，我当时没说自己姓甚名谁，也没说这就是我。而让扎廖热夫替我说：‘这是帕尔芬·罗戈任送给您的，用来当你们昨天邂逅相遇的纪念，请您接受。’她打开，不屑地看了一眼，随即微微一笑说：‘那就请您帮我谢谢您的朋友罗戈任先生，谢谢他对我的深厚情谊。’说完她就转身走开了，都没有看我。唉，当时要是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我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想死，也是因为我回家，父亲也得把我打死，也活不了。

“但是我觉得最使我丢脸的事是扎廖热夫这骗子出了很大的风头，让我处于下风。我个子没有他高，当时穿得还像个下人一样，所以在心里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觉得特别惭愧，就站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我就睁大眼睛看着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希望她可以在我的眼中读出我对她的情谊。而当时的扎廖热夫打扮得很时髦，烫了卷发，还抹得油亮，红扑扑的脸色，看上去很精神，还扎了个方格子的领带，满嘴的阿谀奉承、恭维之话，我想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应该把这个该死的小人当成我了。我们俩从她家

出来后，我就马上对扎廖热夫说：“嘿，家伙，从现在开始，我不许您再想我心中的女神。您懂吗？”他笑嘻嘻地回答我：“那您现在想好怎么和您的父亲大人交账了吗？”其实当时真的不想回家，直接去跳河，死了算了。可是我又想了想，结果都是死，还是先回家看看吧。所以我就像个万恶的罪人一样回家了。”

“我的天啊，您也太大胆子了！”小公务员做了个有点害怕的表情，甚至身体都在打战了，“您可要知道啊，别说您把一万卢布花没了，就是您仅仅花了十个卢布都会被您的父亲大人打死的啊。”罗戈任向公爵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公爵此刻产生了更大的好奇心开始细细地打量这个脸色更加苍白的罗戈任。

“把我打死！”罗戈任学他的样子重复道，“您知道什么？”他继续对公爵说道，“父亲大人很快就知道了，还有那个该死的小人扎廖热夫，见个人就说我是怎么送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小姐礼物的。自然而然地，我被我的父亲抓了起来，关在楼上的阁楼，整整地教训了我一个小时，父亲还说，‘这只是刚开始，您先有个准备，等我夜里回来再和您算账。’您猜我父亲之后干什么去了？父亲去到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家去了，连连央求着哭着喊着地向她磕头，求她把耳坠归还回来。她终于不耐烦拿出盒子，扔给了我父亲说：‘给，把这个换给您，老头，您的耳环，您这么一闹，让这个礼物在我心里的价值增加了数倍，因为它是帕尔芬冒着生命危险买来的，替我向帕尔芬·谢蒙诺维奇先生致意，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我的母亲担心我会被父亲打死，就放了我，还在谢廖什卡·普罗图京那借来了二十卢布，就让我乘车去普斯科夫了，我刚到那儿就得了病，那里的老妇人整日整夜对我念没完没了的教堂月历，我讨厌极了。后来就去了好多家的酒馆，喝得醉醺醺的。花光了我身上的所有钱，不省人事地躺在街上一晚上，直到早上得了热病，而在夜里时有个可恶的小狗把我咬醒了，迷迷糊糊的，很难受。”

“那现在好了啊，现在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一定会对您有好感了！”小公务员一边搓着手，一边笑嘻嘻地说，“您看啊现在，阁下，那个破耳坠算什么呢！您现在可以送他同样的耳坠，甚至更好的……”

“从现在开始您要是再在我面前提有关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我就揍死您，哪怕是一个字也不行，您就马上给我滚蛋，就算您和利哈乔夫有交情，我也决不容忍您！”罗戈任恶狠狠地拽着小公务员的手，大声喊道。

“如果您要是揍死我的话，意思也就是您会把我留在身边了！那您揍死我吧，揍吧，您就记着我一辈子了。看，车进入站台了！”

列车果然进站了。虽然罗戈任自己说过，他是自己偷偷地坐火车回来的，但站台上已经有很多人接他了。他们向他挥舞着帽子呼喊着。

“看，那小子就是扎廖热夫，他也在！”罗戈任向我们说道，还向窗外笑得有些狰狞地望着他们，他好像想起什么了似的，转向公爵说，“亲爱的公爵先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和您交谈，我特别喜欢您这个人，可能是一种缘分让你我在此刻相遇，不过也遇到了他（他指了指列别杰夫），但是我不喜欢他这个人。公爵，您和我到

我家来吧，要给您全新的打扮，脱掉您脚上的这个鞋罩，还要给您穿最好的貂皮大衣，还要为您定制一套上等的燕尾服，白色的或者随便您喜欢的颜色，用钱把您的口袋塞得满满的……我们就一起去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家！您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回家啊？”

“您就和他去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列别杰夫还很郑重地附和着罗戈任说，“嗨，千万别把这个好机会弄丢了！嗨，别弄丢了啊！”

梅什金公爵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向罗戈任很绅士地递过手去，很有礼貌地说：“我特别愿意到您的府上拜访，承蒙您对我的喜欢，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如果可以的话我今天就可以和您一起回去。因为我也可以坦诚我心里的想法，我对您也有种说不出的喜欢，特别是您讲到送钻石耳坠的时候，有可能在之前我就喜欢上您了，虽然您的表情很困苦。我也先对您为我办置衣物而表示感谢，因为我现在确实很需要衣服和皮大衣，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钱什么的都会有的，跟我来吧，晚上就可以得到了。”

“是啊，是啊。会有的，会有的。”小公务员应声说，“只要到家就有啦！”

“还有，公爵，您对女人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提前告诉我。”

“不，不！我可是……这个您可能不知道，可能是天生的，我对女人一点都不懂。”

“噢，是这样的啊。”罗戈任大声嚷道，“公爵，那您可真是个苦难的修士啦，酒色不沾，我想上帝会喜欢您这样的人的！”

“是啊，这样的人上帝会喜欢的！”小公务员应和着说。

“那您就跟随我吧，跟屁虫。”罗戈任对列别杰夫说道，他们接着都下了火车。

列别杰夫费了好大的劲，终于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沿着去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方向走去。公爵必须转弯到翻砂街。天气还是特别潮湿，公爵问了自己想要去的路，不算近，有三俄里左右，所以他决定雇一辆马车到达目的地。

《《第二章 做客将军府

叶潘钦将军住在自己的私邸，由翻砂街过去不远，靠近救主变容教堂，除了这幢美轮美奂的房屋以外（其中有六分之五租出去了），叶潘钦将军在花园街还有一幢大房子，这幢房子也带给他非常多的进项。除了这两处房产之外，他在彼得堡近郊还有一处收益极其可观的大庄园，在彼得堡县还有一家工厂。

大家知道，叶潘钦将军以前曾经包收过捐税。现在他是好几家颇有声誉的股份企业

的董事，并且在企业里有很大的表决权。他是一位遐迩闻名的财主，经营着一大批产业，而且结交官府，交游广阔。在有些地方（也包括他供职的地方），他善于应对酬酢，以示他身居要津，凡事非他不可。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伊凡·费道洛维奇·叶潘钦……此人没有受过教育，出身行伍世家，后者无疑是他的荣耀。但是将军虽然是个聪明人，也不能没有一些小小的、情有可原的弱点，而且他不喜欢听某些含沙射影的话。但是，他是一位聪明而乖觉的人……这是无可争议的。

比如，他有一定之规，在需要回避的地方，决不出风头，正因为他的这种敦厚朴实，正因为他永远知道自己的地位，因此，许多人都很器重他。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些对叶潘钦将军妄下断语的人，如果看到，有时在这位深知自己地位的伊凡·费道洛维奇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也许就不会那么武断了！虽然此话不假，他在为人处世上身体力行，颇有经验，也有一些颇为出色的才能，但是他更喜欢表现自己，不过是别人意图的执行者罢了，而不是成竹在胸，另有主见。他喜欢显示自己是个“不善逢迎，忠于职守”的人，甚至是个老实巴交的俄国人……现在是什么世道啊？这方面，他还闹过几件有趣的笑话，但是将军即使闹出了天大的笑话，也从不气馁。再说，他的运气不错，连打牌也鸿运高照，他下的赌注很大，他非但无意掩饰自己爱玩牌这个小小的弱点，甚至还故意炫耀它。打牌这种嗜好曾使他在许多场合得益匪浅，他交往的人颇杂，不用说，都是巨头名流。

但是，他前程似锦，到时候，一切荣华富贵自会到来。再者，叶潘钦将军恰如俗话所说，风华正茂，刚满五十六岁，绝不会更多，五十六岁无论如何正当盛年，真正的生活从这个年龄才算真正开始。身体健康，面色红润，虽然有点发黑但却结实的牙齿，矮而敦实的体格，清早视事时日理万机的面容，晚上玩牌或在王公大臣家做客时愉快的表情……这一切都会给他现在和将来的成功平添春色，给将军大人的人生之路铺上玫瑰花。

将军有一个像鲜花盛开般兴旺发达的家庭。诚然，家里的一切并非都是玫瑰花一样美丽，然而却有不少令人向往的地方，而将军大人早就开始把自己最主要的希望和目標，严肃而认真地寄托在这上面了。还能有什么，人生中还能有什么目标，比做父母的目标更重要、更神圣的呢？不指望家庭，还能指望什么呢？将军之家由夫人和三位年已及笄的小姐组成。将军结婚很早，还在当中尉的时候就成了亲，娶的那位姑娘和他年岁差不多，可是她既没有美貌的姿色，又没有受过教育，因而他娶她而得到的陪嫁，也不过五十名农奴而已……所以，这些农奴成了他日后平步青云的基石。但是后来将军也从未抱怨过自己早婚，也从未把自己的早婚看做由于年轻、不会算计、一时头脑发热所造成的，但是他非常尊敬自己的夫人，有时候还有点怕她，而且由尊敬和害怕发展成为一种爱。将军夫人出身于梅什金公爵家族，这一家族虽非名门贵胄，但其渊源非常古老。她因出身望族，自视甚高。当时有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一位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履行保护之责的保护人，同意关心一下这位年轻公爵小姐的婚事。他给这位青年军官打开了后